

題目本來想叫〈兩齣好戲〉，但還是逕直用戲名吧，譚孔文「浪人劇場」的《緬甸歲月》與陳炳釗「前進進」的《鐵行里》。兩齣都在忙得不明所以的5月上演了，兩齣都在我們不知還該不該紀念點什麼的時候，提示若無近憂，何妨遠慮，把時間和空間都推遠一點，打開另一記憶入口，例如英國殖民經驗。

《緬甸歲月》(Burmese Days)原著喬治·奧威爾的。黃碧雲說過，除了《一九八四》與《動物農莊》，Orwell的作品她都喜歡。此書無疑是帝國殖民的經典，與吉卜林《基姆》與E. M. 佛斯特的《印度之旅》齊名。奧威爾在1922至1927年在緬甸任英帝國警察，待遇優渥，但同時見盡俱樂部式階級與腐敗。

英國木材商John Flory不到20歲即到緬甸工作，與作者奧威爾一樣，活得餘裕舒適，閒來到仰光購物作樂。當地人韋醫師惹上地方官波金，希望Flory可以幫忙他加入白人俱樂部而取得庇蔭。Flory有打破階級慣性的熱血，同時也有殖民者的疚歉，以及一個緬甸情婦。而且在英國女子Elizabeth面前，他明白自己也是上流裏的下等人，也許因此才會對下流裏的上等人韋醫師物傷其類。

劇場相當詩意但又尖銳有力，即如原著。分場「雪、蚊和一杯茶」、「花園和鱷魚」雅致而危機四伏；高潮「獵豹」一場充滿殖民象徵而不落俗套，

女主角力度十足；「選舉」、「這就是結局」說明階級就是俱樂部；「讓紅花在雪夜盛放」冷靜艷麗如紅綠相映的場刊。舞台以環形動線設計，既有環形監獄的聯想，也有綿綿無盡的東方哲學在內。演員瑜伽伸展動作之張力，是神來之筆。

殖民很辛辣，但竟常與詩意並存。文學劇場令我感激之處，是常常帶我們返回「文本現場」。關於奧威爾的緬甸歲月，我們更記得可能是散文A Hanging（〈絞刑〉），當中記述在緬甸的一個雨天早晨，處理一個印度死囚的經過。8時正，幾個不耐煩又大塊頭的獄警，挾着一個輕飄飄的印度男子走上絞刑台。儘管被抓着雙肩，在途中，囚犯還是稍微側身，靈活地躲開地上的一灘積水。

然後我們和奧威爾一同震驚了。他都上絞刑台了，但人的天性還是讓他避開一灘污水。殺死一個健康而神志清醒的人是什麼一回事，忽然很明白。在距離終結、滅亡的短暫時刻，人仍然活着。包括那個死囚，也包括獄卒，以及目睹並寫下這一切的那個中級帝國獄警。所有人都配有故事，正如《鐵行里》。

中區的街道我十分不熟悉，對於有人的「祖家」在中環，我覺得很不可思議。陳炳釗的「真實劇場」(Theatre of the Real)既是一個風潮與概念，又是一次真實得讓我措手不及的體驗。我很少到西九文化區，這次去自由空間看劇，沿途已覺得疑幻疑真的很有未來感。正式

開場前播放了文化區一帶許多「素人」的假日家庭錄影。然後主角「陳炳釗」分享小時住在「鐵行里」的故事。

鐵行里近德輔道中與租庇利街交界，並無任何打鐵舖，只因曾是英國鐵行輪船公司(P&O)之所在，如今毗鄰活化後的中環街市，難以想像曾是一個人情緊密的小社區，有孩子與青少年在此每天跑步、上學、成長。導演陳炳釗開場拿着一隻電子狗，講述小時候在鐵行里生活和飼養Lucky和Caesar的故事。

之後炙手可熱的梁天尺與朱栢康分別飾演劇場界的陳炳釗與市建局陳炳釗，很難令人不笑出聲來。其後故事愈轉深沉，由空間的伊斯坦堡，連接到50年後——不很遠，但我已經不在——的未來香港。城市的活化、人生的活化是否終究歷史之必然。《鐵行里》並非改編自文學，但當中提到帕慕克(Orhan Pamuk)，令人馬上想追看他的《伊斯坦堡》和《純真博物館》，甚至是最近令他再次被控「侮辱土耳其」(insulting Turkishness)的新作Nights of Plague。

奧威爾的英國性與帕慕克的土耳其感情應毋庸置疑，但兩位寫到本國痛史都絕不留手，這種愛國之情我們何時才能明白、接受與體會呢？新書未到手，先看《緬甸歲月》極玄妙的開場：腐敗的地方官波金，在一個4月早晨的陽台上，就着蘭花與棕櫚樹之間的薰風，木無表情地檢視着自己不算失敗的一生。 Q